

<<生死疲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死疲劳>>

13位ISBN编号：9787532146369

10位ISBN编号：7532146367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莫言

页数：543

字数：44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生死疲劳>>

前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代序言 莫言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

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

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

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

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

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

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

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

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

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

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

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

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

“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

要有粗犷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

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

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

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

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

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

《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

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

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

《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

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

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

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

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它们残忍。

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

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

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

<<生死疲劳>>

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得言犹未尽。

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

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

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

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

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

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

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

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

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敌，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踉跄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

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

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

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

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

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

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

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地上。

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

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

他说：百多个啦。

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

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

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

<<生死疲劳>>

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

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

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

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艺儿。

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

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

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

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

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

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

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

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

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

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

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

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

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

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

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

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

<<生死疲劳>>

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

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

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

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

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

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

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

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

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

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

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

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

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

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

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

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生死疲劳>>

内容概要

《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在小说中，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这个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生死疲劳的悲欢故事。小说透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照并体味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

这部小说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本书获得2007年“‘福星惠誉杯’《十月》优秀作品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入围首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榜首），亚洲周刊“2006年十大好书”。

<<生死疲劳>>

作者简介

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

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生死疲劳>>

书籍目录

第一部 驴折腾

-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
- 第二章 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
- 第三章 洪泰岳动怒斥倔户 西门驴闯祸啃树皮
- 第四章 锣鼓喧天群众入社 四蹄踏雪毛驴挂掌
- 第五章 掘财宝白氏受审 闹厅堂公驴跳墙 ”
- 第六章 柔情缱绻成佳偶 智勇双全斗恶狼
- 第七章 花花畏难背誓约 闹闹发威咬猎户
- 第八章 西门驴痛失一卵 庞英雄光临大院
- 第九章 西门驴梦中遇白氏 众民兵奉命擒蓝脸
- 第十章 受宠爱光荣驮县长 遇不测悲惨折前蹄
- 第十一章 英雄相助装义蹄 饥民残杀分驴尸

第二部 牛犟劲

- 第十二章 大头儿说破轮回事 西门牛落户蓝脸家
- 第十三章 劝人社说客盈门 闹单干贵人相助
- 第十四章 西门牛怒顶吴秋香 洪泰岳喜夸蓝金龙
- 第十五章 河滩牧牛兄弟打斗 尘缘未断左右为难
- 第十六章 妙龄女思春芳心动 西门牛耕田显威风
- 第十七章 雁落人亡牛疯狂 狂言妄语即文章
- 第十八章 巧手整衣互助示爱 大雪封村金龙称王
- 第十九章 金龙排戏迎新年 蓝脸宁死守旧志
- 第二十章 蓝解放叛爹入社 西门牛杀身成仁

第三部 猪撒欢

- 第二十一章 再鸣冤重登阎罗殿 又受瞒降生母猪窝
- 第二十二章 猪十六独占母猪乳 白杏儿荣任饲养员
- 第二十三章 猪十六乔迁安乐窝 刁小三误食酒馒头
- 第二十四章 庆喜讯社员燃篝火 偷学问猪王听美文
- 第二十五章 现场会高官发宏论 杏树梢奇猪炫异能
- 第二十六章 刁小三因妒拆猪合 蓝金龙巧计度严冬
- 第二十七章 醋海翻腾兄弟发疯 油嘴滑舌莫言遭忌
- 第二十八章 合作违心嫁解放 互助遂意配金龙
- 第二十九章 猪十六大战刁小三 草帽歌伴奏忠字舞
- 第三十章 神发救治小三活命 丹毒袭击群猪死亡
- 第三十一章 附骥尾莫言巴结常团长 抒顷懣蓝脸痛哭毛主席
- 第三十二章 老许宝贪心丧命 猪十六追月成王
- 第三十三章 猪十六思旧探故里 洪泰岳大醉闹酒场
- 第三十四章 洪泰岳使性失男体 破耳朵乘乱夺王位
- 第三十五章 火焰喷射破耳朵丧命 飞身上船猪十六复仇
- 第三十六章 浮想联翩忆往事 奋不顾身救儿童

第四部 狗精神

- 第三十七章 老冤魂轮回为狗 小娇儿随母进城
- 第三十八章 金龙狂言说壮志 合作无语记旧仇
- 第三十九章 蓝开放喜看新居 狗小四怀念老屋
- 第四十章 庞春苗挥洒珍珠泪 蓝解放初吻樱桃唇
- 第四十一章 蓝解放虚情戏发妻 狗小四保镖送学童

<<生死疲劳>>

第四十二章 蓝解放做爱办公室 黄合作簸豆东厢房

第四十三章 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

第四十四章 金龙欲建旅游村 解放寄情望远镜

第四十五章 狗小四循味追春苗 黄合作咬指写血书

第四十六章 黄合作发誓惊愚夫 洪泰岳聚众闹县府

第四十七章 逞英雄宠儿击名表 挽残局弃妇还故乡

第五部 结局与开端

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

<<生死疲劳>>

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妻白氏，头发乱如麻线团，浑身黄土，仿佛刚从坟里钻出来的。

她煞着胳膊，一步三摇，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着身体平衡艰难行路。

看到她，院子里吵嚷不休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

众人收束身体，自动地让开了那条通往正房去的甬路。

我家的大院门口，原先正对着一堵镶嵌着斗大“福”字的影壁墙，土改复查时，被几个财迷心窍的民兵连夜拆毁，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梦到：影壁墙里有几百根金条。

结果他们只拆出了一把生锈的剪刀。

我妻白氏，被甬路上一块凸出的卵石绊了一下，身体前扑，趴在地上。

杨七不失时机地踢了她一脚，同时大骂：“滚起来，装什么死！”

？

“我感到有一股纯蓝火苗，在头脑里轰轰地燃烧起来，焦虑和愤怒，使我不断弹打蹄子。

院里的百姓都面色沉重，气氛突然无比悲凉。

西门闹的妻子嚤嚤地哭着，撅起屁股，双手扶地，欲往起爬，那副姿态，像只受伤的青蛙。

杨七又抬脚欲踢，被站立在台阶上的洪泰岳喝住：“杨七，你干什么？”

解放这么久了，你还张口骂人，抬手打人，你这是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

“杨七满脸尴尬，搓着双手，嘴里支支吾吾。

洪泰岳走下台阶，停在白氏面前，弯腰把她架了起来。

她双腿一软，就要下跪，哭哭啼啼地说：“村长，饶了俺吧，俺真的啥也不知道，村长，您开恩饶俺这条狗命吧……”“西门白氏，你不要这样，”洪泰岳用力端着地，才没使她跪在地上。

他脸上的表情很随和，但随即又变成严厉。

他严厉地对着院子里的看客，说：“都散开，围在这里干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

散开！”

“众人低着头，慢慢散去。

洪泰岳对一个梳着披毛的胖大妇人招招手，说：“杨桂香，过来，扶着她！”

“杨桂香当过妇救会长，现在是妇女主任，是杨七的堂姐。

她喜气洋洋地上来，扶住了白氏，往正屋里走。

“白氏，你好好想想，这缸财物，是不是西门闹埋下的！”

？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财宝埋在哪里？”

不要怕，你说出来，没有你的罪过，一切罪过都是西门闹的。

“严厉的拷问声，从正屋里传出，冲进我高耸的驴耳，此时，西门闹与驴混为一体，我就是西门闹，西门闹就是驴，我，西门驴。

“村长，俺真的不知道，那个地方，不是俺家的地，俺掌柜的要埋藏财宝，也不会埋藏在那个地方……”“啪！”

“是巴掌拍桌子的声音。

“不说就把她吊起来！”

“把她的指头夹起来！”

“我妻哀嚎，连声告饶。

“白氏，你好好想想，西门闹已经死了，金银财宝埋在地下也没有用，起出来，可以为我们的合作社增添力量。

不要怕，现在解放了，讲政策了，不会打你，更不会给你上刑。

你只要说出来，我保证给你记一大功。

“是洪泰岳的声音。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

后记

小说是手工活儿 去年七八月间，我用四十三天的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媒体报道我用四十三天写了五十五万字，这是误传。

准确地说，我是用四十三天写了四十三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四十九万。

写得不算慢，也可以说很快。

当众多批评家批评作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我写得这样快，有些大逆不道。

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四十三天，但我积累了四十三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顽固不化的单干户的原型——推着吱哑作响的木轮车在我们小学校门前的道路上走来走去时，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

用四十三天写出来的长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写得这么快。

为什么写得这样快？

因为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

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

它比钢笔有弹性，又省却了毛笔须不断地吸墨的麻烦，写出的字迹有钢笔的硬朗和毛笔的风度，每支五元，可写八千多字，一部《生死疲劳》用了五十支。

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

我不能说电脑不好，因为电脑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便利。

电脑使许多梦中的情景变成了现实，电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从一九九五年买了第一台电脑，但放到一九九六年才开始学习使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自己永远学不会使用电脑，但最终我还是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我的第一台电脑只写了几部中篇小说便报了废，然后我购买了第二台电脑。

那是一九九九年春天，15英寸液晶显示屏，奔三，要价二万八千余元，找到朋友说情打折后还二万三千余元。

当时我曾经自吹：虽然我玩电脑的水平不高，但我的电脑价钱很高。

不久我又买了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

我去参加联想集团一个活动，他们又赠我一台电脑。

我用电脑写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拇指铐》等小说，写出了《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剧本，还写了一大堆杂七拉八的散文、随笔。

我用电脑收发了无数的邮件，获取了大量信息。

我成了一个不习惯用笔的人，但我总是怀念用笔写作的日子。

这次，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开了电脑，重新拿起笔面对稿纸，仿佛是一个裁缝扔掉了缝纫机重新拿起了针和线。

这仿佛是一个仪式，仿佛是一个与时代对抗的姿态。

感觉好极了。

又听了笔尖与稿纸摩擦时的声音，又看到了一行行仿佛自动出现在稿纸上的实实在在的文字。

不必再去想那些拼音字母，不必再眼花缭乱地去选字，不必再为字库里找不到的字而用别的字代替而遗憾，只想着小说，只想着小说中的人和物，只想着那些连绵不断地出现的句子，不必去想单个的字儿。

用电脑写作，只要一关机，我就产生一种怀疑，好像什么也没干，那些文字，好像写在云上。

用笔和纸写出来的，就摆在我的桌子上，伸手就可触摸。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

我用四十三天写完一部长篇，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抛弃电脑也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

我用纸笔写作的乐趣，也只是我一己的乐趣。

别人用键盘敲击，也许可以得到弹奏钢琴般的乐趣呢。

<<生死疲劳>>

电脑是好东西，用电脑写作是写作方式的进步。

用纸笔写作，就像我小说中那个宁死也不加入人民公社的单干户一样，是逆潮流而动，不值得提倡。前几年写《檀香刑》时，我说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

那次“撤退”，并不彻底。

这又是一次“撤退”。

这次“撤退”得更不彻底。

真要彻底应该找一把刀往竹筒上刻。

再后退一步就往甲骨上刻。

再后退就没有文字了，坐在窝棚里望着星月结绳记事。

书写的工具，与语言的简繁似乎有一定的关系。

有人说，文言文之所以简洁，书写不便是重要原因。

用刀子往竹筒上刻，多么麻烦，能省一个字，绝不多用一个字。

这说法似乎有道理。

古人往筒上刻字时，有没有快乐的感觉，我不知道。

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谓的怀旧，所谓的回归，都很难彻底。

怀念简朴生活，回到乡下，盖一栋房子，房顶苫草、墙上糊泥巴，但房间里还是有电视、冰箱、电话、电脑等现代生活设施。

用笔写作，还是用电灯照明，还是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房间里。

而且，写完之后，还是请人录入电脑。

我修改这部小说也是在电脑上进行的，发往出版社稿子，也是用电子邮件“E”了过去。

这种快捷的方便不可阻挡。

对我来说，电脑依然是好东西。

我的这行为，只不过是个人小打小闹。

我自己认为用纸笔写作会使小说质量提高，别人尽可以当作梦呓。

好作家在状态好时，面对着电脑口述照样可以吐金嗽玉，坏作家在状态不好时，即便是用钻石刀往金板上刻，也刻不出好文章。

随笔随笔，诸君一笑置之。

<<生死疲劳>>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六道轮回的民间想象与古典小说章回体形式完美结合的鸿篇巨制大气磅礴、荒诞怪异 展示半个世纪的农民命运和乡村变迁 探索人与灵、生与死、苦难与慈悲 莫言运用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杂糅魔幻写实的手法，展示一部充满奇趣的现代中国《变形记》……全书笔力酣畅，对历史暴力与荒诞的沉思又不乏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世故，足以代表当代中国小说的又一傲人成就。

——王德威教授

<<生死疲劳>>

编辑推荐

《生死疲劳》获得2007年“‘福星惠誉杯’《十月》优秀作品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入围首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榜首），亚洲周刊“2006年十大好书”。

<<生死疲劳>>

名人推荐

莫言运用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杂糅魔幻写实的手法，展示一部充满奇趣的现代中国《变形记》……全书笔力酣畅，对历史暴力与荒诞的沉思又不乏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世故，足以代表当代中国小说的又一傲人成就。

——王德威教授

<<生死疲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